

新警春日手记

□ 齐昱

四月的警营被一层轻柔的白纱笼罩,杨絮乘着风势掠过单杠,滑过战术靴的纹路,在四百米跑道上织就浮动的云。

我常望着这些翻飞的絮朵出神——它们既是春日里蓬勃的生命符号,也是训练时最调皮的“对手”。当它们飘进作训服的领口,掠过淌汗的眉骨,那些关于成长的感悟便随着纷飞的白絮,在警徽下渐渐清晰。我们这群24岁的新警,在这纷扬里奔跑,呼吸间尽是生命的絮语,汗水滴落处,竟也开出朵朵倔强的花。

● 随风飘荡:絮落沃土时,春泥护新枝

最初的日子总被这样的絮影扰乱心绪。初入警营的我们,也曾如这些迷途的雪絮,在擒拿格斗的招式里辗转,在射击靶场的准星间徘徊。晨跑时排头刚喊起“一二三四”,成团的杨絮便顺着口令的尾音钻进鼻腔,引发队伍里此起彼伏的咳嗽。它们像未经打磨的少年,在风里翻着跟头打旋儿,粘在单杠的防滑纹上,趴在障碍墙的木板间,甚至调皮地停在战友的帽檐上。朋友圈偶然间看到过一张图,是同事在纷飞杨絮中进行着越障训练,杨絮忽然扑进眼眶,视线模糊。刹那,我仿佛透过这张图片,看到了他咬紧牙关坚持后的突破,听到了指挥员浑厚的口令穿透纷扰:“心不乱,劲不散!”这句箴言如同给纷扬思绪系

上绳结,让飘忽的意念落定生根。当飞絮落在“特警”臂章上,它薄如蝉翼的绒毛在光束里轻轻颤动,我读懂了春天的哲学:随风飘荡并非失去方向,而是等待风起的智慧。警徽下的我们,该是扎根大地的胡杨,是能在风中站稳军姿的劲松,哪怕春絮迷眼,也要守住心中那道警戒线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训练服上,飘絮化作流动的星图,标注着从青涩到坚毅的迁徙轨迹。

● 生命延续:絮落沃土时,春泥护新枝

下班路上,忽见一团杨絮停在训练场边的梧桐树下。它不像空中的同伴那样肆意飘荡,而是安静地伏在新抽的草芽旁,绒毛里裹着细小的种子。忽然想起韩昌黎笔下的飞絮,“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”。从前只觉得这是对杨絮的调侃,此刻却读出了别样的坚韧——这些看似柔弱的絮朵,正用最轻柔的方式完成生命的接力,把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。

就像带我们新训的二大队教官“天团”,总在示范擒敌控制技术时故意放慢动作,好让我们看清每个发力的细节;就像教官在仪表着装、礼仪礼貌和队列动作等方面对我们严格要求,从小事着手培养警员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。警营里的传承从不是豪言壮语,而是老队员帮新警调整战术腰带时的轻声叮嘱,是查寝时对生病战友的声声关怀。

那些在训练中磨破的作训服,

在障碍赛中留下的身体淤青,在电子文档中的修改批注,都成了我们传承警魂的“种子”。那些落在作训服褶皱里的种子,终将在岁月的土壤里长成亭亭如盖的忠诚。飞絮钻进防暴盾牌的缝隙,就像老警官们无时无刻在向我们传授着经验。如同杨絮带着使命飞向远方,我们也终将带着前辈的期许,在守护平安的征途上生根发芽,一路高歌,成为像他们一样穿云破雨的石门利剑。

● 以柔克刚:絮化绕指柔,百炼成精钢

“悲观者永远正确,乐观者永远前行”,这句话曾让我困惑。直到目击队友们在絮雨中完成红蓝对抗演练——催泪烟雾与杨絮共舞,战术动作在粉尘里定格成雕塑。我突然懂得:真正的前行者,总能在悲观的灰烬里种下春天。

当模拟的暴恐分子持械冲来,我们组成的人墙如钢铁般矗立,却见杨絮正从盾牌的缝隙间轻轻飘过,落在战友紧攥的拳头上。刚与柔的冲突发生在一瞬间——原来最坚韧的力量,从来不是一味地刚硬,而是像杨絮般在风中保持平衡,在困境中寻得方向。

我们练习用丹田之气过滤纷扰,在呼吸吐纳间将干扰化作前进的鼓点儿。当春风裹挟着絮雪扑面而来,我们学会将疼痛在肌肉里沉淀成记忆,把信念在汗水中淬炼成钢。那些落在战术手套上的飞絮,像极了我们青春的隐喻:看似轻盈

的飞翔,实则在泥土里积蓄着破土的力量。现在的我们,早已学会在漫天飞絮中调整呼吸节奏。跑步时舌尖轻抵上颚,让絮朵顺着气流滑过;端枪练习时余光扫过飘动的白影,却能始终锁定目标。那些杨絮成了训练中的特殊陪练,它们教会我们在干扰中保持专注,在柔软中看见力量。就像警服上的警号,看似是金属般冰冷,却在日复一日的摩擦中,渐渐染上体温的温热;就像我们的理想,在杨絮般纷扰的世界里,反而愈发清晰坚定。

夕阳西沉时,看杨絮乘着四月的风掠过办公楼的玻璃,在阳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。训练场上星星点点的银白色,像是天空写给大地的信笺。我们站在这里,听见骨骼拔节的声音与杨絮破壳的轻响共鸣。

24岁的我们,正与18岁和30岁隔着相同距离。在这个青春飞扬的年纪里,我既想要快速融入社会的肌理,也想守住心中的理想:飞扬不是放纵,而是带着使命的翱翔;柔软不是脆弱,而是藏着坚韧的力量。

当集合哨声响起,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穿过茫茫絮雨。那些曾让我们困扰的白絮,终将在时光的沉淀中,成为警营春天里独特的记忆——也许多年后回望,会记得某个杨絮纷飞的午后,自己在笔记本里写下的话:“愿如杨絮,带着生命的热望飞向远方;更愿如警徽,在岁月的风雨中始终明亮。”这或许就是警营春天的意义:让每一片飘飞的絮朵,都成为理想的注脚;让每一次挥汗的训练,都通向更坚定的远方。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特警支队)

□ 王青山

春天的风,那是思念的提示音。春天的雨,那是感动的润滑液。

一场春风,吹起了一则噩耗。那是曾经的老所长突然之间与世长辞,将时光永远定格,把生命化作了永恒。他虽未经痛苦,却把悲伤留给了世人;虽没有先兆,但把遗憾和怀念留给了亲人和朋友。

往事如烟,却如风化雨。虽时隔多年、物是人非,可往昔的时光就像一帧帧照片,依然一幕幕生动地再现眼前,触动着人心。

回首往昔的共同岁月。在派出所繁重的工作间隙,每周一的晨例会从未间断,多年如一。每次例会都是在院里整装列队召开的,时间不是很长。每一次例会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老所长提出的“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办好事、当好警”的“四好”口号。随着岁月的洗礼,这已不只是口号,如沐春风,其内涵和精髓早已随着言行渗透进了每名民辅警的心中,渗透进了工作的方方面面,渗透在了辖区的角角落落。虽时隔数载,仍历历在目,如影随形。

警察,是正义的化身。在抓捕嫌犯的现场,在化解矛盾时群众家的炕头,总会出现他的身影。他总是身先士卒,拖着那条多年前因股骨头坏死而动过手术的伤腿,从未缺席。惩恶扬善,是他的行动指南。

记得有一次,通过线索得知,一名在逃多年的嫌犯潜回家中,短暂逗留后,准备再次出逃。警情就是命令,时间就是战机。他顾不上多组织警力部署抓捕工作,一马当先,带领两名警力火速赶到嫌犯家中。在狭小的院落中,嫌犯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,在惊愕的同时,迅速一个箭步冲向门后。几乎同时,老所长拖着伤腿,以雷霆之势跨前两步,双手紧紧扣住了嫌犯伸向门后的手腕,随后,在两名警力的密切配合之下,迅速将嫌犯制服。再看门后面的时候,却发现一把明晃晃的砍刀赫然立在触手可及的地方,不由得令人惊出一身冷汗。事后说到这个场景,在让人无比敬佩的同时,也令人不禁为他的安危捏了一把汗。

人们在遇到矛盾的时候,首先想到的就是警察。尤其是派出所工作,化解形形色色的群众矛盾已是家常便饭,更是责无旁贷的职责所在。一次在周一例会的时候,几名群众将锦旗送到他的手中。原来是辖区老旧小区的两户人家,因为雨季排水问题多次发生矛盾,纠纷已久。他在了解了情况之后,放弃了节假日休息的时间,多次深入双方的家中做沟通工作,并积极联系社区干部和市政部门领导,最终铺设好了下水管道,化解了多年的积怨。双方再也没有发生过矛盾,从此握手言和,并真诚地将这面锦旗送到他的手中,表示感谢。在工作间隙,他常说,要保持有信心、耐心、公心的“四心”工作法,群众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
对待群众,他无微不至,对待所里的每一名民辅警,他总是体贴入微。每当所里有人因伤病住院治疗的时候,第一个出现在病床前的总是他。他那饱含深情的关心和鼓励,是病人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动力。每当有民辅警因家庭琐事出现困惑的时候,他总是像及时雨一样给出谋划策、排忧解难,使民辅警顺利摆脱困境、走出迷茫。在所里,他没有所长的架势和派头儿,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“久哥”。

笔墨抒不尽情意,春风吹不走思念。风雨洗尽了铅华,却止不住感动。风雨入梦,却已是昨日的云烟;日月煮酒,却只能告慰离别的悲欢。曲终没有句号,只留下无尽的慨叹,昔日的把盏言欢只能期待着梦中浮现。

(作者单位:吴桥县公安局)

思念寄春风

□ 王青山

春天的风,那是思念的提示音。春天的雨,那是感动的润滑液。

一场春风,吹起了一则噩耗。那是曾经的老所长突然之间与世长辞,将时光永远定格,把生命化作了永恒。他虽未经痛苦,却把悲伤留给了世人;虽没有先兆,但把遗憾和怀念留给了亲人和朋友。

往事如烟,却如风化雨。虽时隔多年、物是人非,可往昔的时光就像一帧帧照片,依然一幕幕生动地再现眼前,触动着人心。

回首往昔的共同岁月。在派出所繁重的工作间隙,每周一的晨例会从未间断,多年如一。每次例会都是在院里整装列队召开的,时间不是很长。每一次例会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老所长提出的“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办好事、当好警”的“四好”口号。随着岁月的洗礼,这已不只是口号,如沐春风,其内涵和精髓早已随着言行渗透进了每名民辅警的心中,渗透进了工作的方方面面,渗透在了辖区的角角落落。虽时隔数载,仍历历在目,如影随形。

警察,是正义的化身。在抓捕嫌犯的现场,在化解矛盾时群众家的炕头,总会出现他的身影。他总是身先士卒,拖着那条多年前因股骨头坏死而动过手术的伤腿,从未缺席。惩恶扬善,是他的行动指南。

记得有一次,通过线索得知,一名在逃多年的嫌犯潜回家中,短暂逗留后,准备再次出逃。警情就是命令,时间就是战机。他顾不上多组织警力部署抓捕工作,一马当先,带领两名警力火速赶到嫌犯家中。在狭小的院落中,嫌犯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,在惊愕的同时,迅速一个箭步冲向门后。几乎同时,老所长拖着伤腿,以雷霆之势跨前两步,双手紧紧扣住了嫌犯伸向门后的手腕,随后,在两名警力的密切配合之下,迅速将嫌犯制服。再看门后面的时候,却发现一把明晃晃的砍刀赫然立在触手可及的地方,不由得令人惊出一身冷汗。事后说到这个场景,在让人无比敬佩的同时,也令人不禁为他的安危捏了一把汗。

人们在遇到矛盾的时候,首先想到的就是警察。尤其是派出所工作,化解形形色色的群众矛盾已是家常便饭,更是责无旁贷的职责所在。一次在周一例会的时候,几名群众将锦旗送到他的手中。原来是辖区老旧小区的两户人家,因为雨季排水问题多次发生矛盾,纠纷已久。他在了解了情况之后,放弃了节假日休息的时间,多次深入双方的家中做沟通工作,并积极联系社区干部和市政部门领导,最终铺设好了下水管道,化解了多年的积怨。双方再也没有发生过矛盾,从此握手言和,并真诚地将这面锦旗送到他的手中,表示感谢。在工作间隙,他常说,要保持有信心、耐心、公心的“四心”工作法,群众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
对待群众,他无微不至,对待所里的每一名民辅警,他总是体贴入微。每当所里有人因伤病住院治疗的时候,第一个出现在病床前的总是他。他那饱含深情的关心和鼓励,是病人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动力。每当有民辅警因家庭琐事出现困惑的时候,他总是像及时雨一样给出谋划策、排忧解难,使民辅警顺利摆脱困境、走出迷茫。在所里,他没有所长的架势和派头儿,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“久哥”。

笔墨抒不尽情意,春风吹不走思念。风雨洗尽了铅华,却止不住感动。风雨入梦,却已是昨日的云烟;日月煮酒,却只能告慰离别的悲欢。曲终没有句号,只留下无尽的慨叹,昔日的把盏言欢只能期待着梦中浮现。

(作者单位:吴桥县公安局)

私语

韩志
强
摄

追梦走笔山海间

□ 李和平

心中有梦,追梦圆梦;笔端有情,燃情抒情;脚下有路,崎岖宽广;山海有色,多彩斑斓。

田埂上的墨香

1955年9月,我出生在宽城中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,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。受父母的教育,19岁那年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全村最年轻的党员。这里不仅是我生命的摇篮,还是我品德形成的原点,又是我向着实现新闻写作梦出发的起点。

纵望流淌的瀑河,我想到17岁那年,曾跳进河里捞起过父亲捕鱼时飘落的一顶草帽,那湿漉漉的柳条、编织进我们整个中街村父老乡亲的辛酸!可有谁会想到,这个农民的孩子,日后会在军报上写下烫金的标题。

高粱桔编织的袋袋里插着半截铅笔,当我在田埂上写下第一篇作文时,蚂蚱正在啃食着我的裤脚。那年,我蹲在砖窑边记录烧砖兵的指肚被石灰烧出水泡,墨汁顺着笔尖流淌,在土坯墙上终于洇出了第一朵新闻之花。当《承德日报》的铅字在晨光中闪耀时,我突然懂得:有些火焰不会被饥饿所熄灭。

军号中的淬炼

我的新闻写作梦,始于故乡田埂;梦的加速绽放,却在火热的军营。

1976年2月,我应征入伍了。

笔锋下的山海

1987年9月,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。

这次深造,成为我新闻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从此蕴磨出的笔锋

更趋闪亮与犀利,且使我的新闻写作梦出现了质的改变。

在南京学院的两度春秋里,我渴饮着以新闻学为主的系统理论知识的玉液琼浆,苦学专业基础课程,深钻专业核心课程,躬行实践类课程。

趁着傍晚黎明,抢抓业余时间,我沉浸在图书馆里潜心苦读。我悄悄地把《新闻工作者守则》誊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,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,就是我在为日后的铅字人生立下的誓言。一晃毕业的时间到了,朱京院长、系主任郑旷在毕业留言册上,都为我作出了“小新华社”的评语。

1993年,秋色染满燕山。我从承德警备区调往秦皇岛军分区工作,那时手里有3篇报道承德基层工作的新闻稿,被采访者为补充新情况追打过来的电话声,几次中断或淹没了我与领导见面交接的谈话声……

秦皇岛的海风卷着盐粒敲打着窗棂,我在39摄氏度的高烧里写完征文。药片在搪瓷缸里溶解时,稿件已经寄往京城;醒来时,军功章在枕边闪光。我手中的笔总在山海间、时代画卷上勾勒着浪花,一直到警服上的警徽取代了领章上的红星。

到站前后的腾跃

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。列车进站时总是要减速的,我原以为人生也是如此。谁知载着我新闻写作梦的这趟列车,偏偏不按常理行驶,它竟在到站前后,让我有了一个个闪亮的腾



AI制作:李胜男

底潮声》出版发行,那是我新闻写作梦之圆梦路上的一座里程碑。

到站后再次飞身腾跃是一种必然。2016年10月,我光荣退休。我认为:作为一名党员,退休不能褪色,圆梦不能叫停,退休不是休止符,而是一段激昂乐章的前奏曲。

2025年3月,我专心投入到了公安文学的创作当中,岁月沉淀的不仅是写作技巧,更是对公安文化的一种深刻理解和热情情怀。

读懂夕阳,我将梦笔山海!

望尽天涯,我要走遍世界!